



肖剑飞夫妇

□梁景华

晚年的肖剑飞

渡江前夜

当年轮碾过通化四道江村的柏油路，当肖瑞华的身影久久驻足在村里几处斑驳的老墙边，岁月仿佛在此刻凝滞，浓重的怀念与感动悄然漫溢，让她真切接触到了这场跨越世纪的时空共振。

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北京电视台全力打造5集纪录片《渡口》，特邀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首位渡江指挥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24师副师长肖剑飞将军之女肖瑞华参与。怀揣着父亲未竟的心愿，承载着对志愿军战士舍生取义的深切敬仰与感动，77岁的肖瑞华踏上了重温先辈峥嵘岁月的寻访之旅。

2025年11月末，纪录片《渡口》首播之际，记者来到当年第42军124师370团出国作战前的最后出发地——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四道江村，通过与村民采访交流，记录下了肖瑞华与四道江村这段跨越75载岁月的历史性相见。

2025年9月22日下午1时许，载着肖瑞华的车辆停在四道江村村口广场。没等她下车，村干部蔡玉丽急忙迎上前去，热情地握住肖瑞华的手，空气中满是欣喜与激动。75年前，1950年的深秋，她的父亲肖剑飞率领第42军124师370团在这里完成集结整训，于10月16日深夜跨过鸭绿江，成为第一支以团建制入朝的志愿军部队，比志愿军大部队的提前3天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由此，集安鸭绿江渡江区域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渡”。75年后，2025年的初秋，英雄的女儿循着父亲的足迹而来，与四道江村赴一场穿越时空的见面。

秋风轻徐，吹拂着这个安宁的小山村。白墙红瓦替代了当年的茅草屋，平整的水泥

路覆盖了昔日的泥泞小道，但土地里镌刻的记忆、乡亲们口中的传说、山河间回荡的英气，从未因时光流转而消散。

肖瑞华站在村口，目光扫过错落的农舍，指尖不自觉地收紧，眼中满是激动——脚下的土地，曾印着父亲与志愿军战士训练的足迹；她呼吸的空气，曾弥漫过战士们试用武器、学朝鲜语的热情；她眼前的群山，曾见证过一支军队从迅速移防整备到临战出征的蜕变。

86岁的姚洪年老人，是当年志愿军部队驻扎的见证者。得知英雄的女儿时隔75年后来到村里，老人激动地早早等候在村委会，见到肖瑞华下车的一瞬，便拄着拐杖加快几步走上前去。

“志愿军驻防那会儿，我十一二岁，总爱跟着战士们身后跑。那时有的战士住村民家，有的就在室外搭棚子，我们家也住了几个战士。他们在村民家里也不占炕，就在地铺上铺些苞米秸子，一个挨一个地睡，生怕打扰我们。”姚大爷带领肖瑞华走到村里一座老房子前讲述起来：“那时候，从这房子里总能传出‘滴滴、滴滴’的声音，当时不懂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发报机的声音，这里差不多就是部队的指挥所吧。”

姚大爷还记得，当时部队有个叫窦兴业的卫生员，十八九岁的样子，人特别好，还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临走那段时日，他和我讲，他们要过江打老美，能不能活着回来就不一定了。那时候不懂这话的分量，现在想想，他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打仗啊。想起他们，心里满是敬意。”

听到这，肖瑞华忍不住眼眶潮湿：“这些战士都是父亲口中常念叨的英雄，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啊。”

随后，肖瑞华一行又来到91岁的金顺京老人家中。金大爷虽然腿脚不好，但精神矍铄，说起75年前的场景依旧清晰：“我当年十四五岁，正赶上志愿军驻扎。记忆里，志愿军战士在村里主要是训练和学朝鲜语。听大人讲，战士们要过江打仗，得学些朝鲜语应急，部队就请来团结村的妇女队长郑淑爱，她是朝鲜族，有文化、口才也好，让她来教战士们学一些问路、打招呼的日常用语，我们些小孩儿听到了也跟着学说几句。”

金顺京老人还记得，志愿军在村小学操场为乡亲们演过一场节目。当时，村民坐在

中间，周围全是志愿军战士。也就是这次，他才知道这两个多月驻扎的部队是要过江打仗的志愿军。

历经75年风雨，志愿军出征的那些记忆已经和村里那些老墙砖斑驳的痕迹融为一体。肖瑞华试图在老人们的讲述中细细捕捉父亲与志愿军战士们的点滴痕迹，默默想象他们在这里经历和感受到的一切。

二

1950年，朝鲜战局紧张，第42军接到命令结束垦荒任务，从黑龙江火速南下，移防至通化、梅河口一线待命。作为军里的第一梯队，124师370团于7月初按时抵达通化区域完成移防任务。

随后，370团随第42军军部及124师师部一同进驻到通化市热水河子区政府所在地四道江村，部队在此展开驻防和备战相关工作。四道江村是浑江上游的重要渡口，时任区委书记的苏洪泉接到命令后，立刻统筹安排。10月初，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此完成换装与武器配备。同时，部队频繁开展针对性训练，以适应朝鲜战场的作战环境。

1950年10月7日，美国骑兵第一师先头部队越过了三八线，“联合国军”的进攻部署为东西两线并进，形成“钳形攻势”。首批入朝的志愿军按照部署，主力在西线作战，一旦东西两线的敌军形成合围，志愿军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所以急需一支部队深入到东线的黄草岭地区抵挡住东线敌军的攻势，而集安是距离这一地区最近的渡江地点，于是这一阻敌合围的艰巨任务，就交到了第42军身上。

彼时，从1950年8月起，美军对鸭绿江江面实施狂轰滥炸，常规渡江风险陡增。为保障部队隐蔽安全渡江，第42军军长吴瑞林亲赴鸭绿江勘察地形，果断决定修建水下浮桥，一座“隐形通道”成为370团率先秘密渡江的关键保障。

1950年10月15日，第42军军部和124师师部开始向集安鸭绿江边集结，370团也随之离开四道江村。10月16日夜，124师副师长肖剑飞率领370团从集安的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与水下浮桥率先秘密渡江入朝，成为志愿军首批以团建制渡江的作战部队。而四道江村作为他们入朝前的重要驻扎点，

也见证了这支英雄部队奔赴战场前的关键备战时刻。

肖剑飞率领370团进入朝鲜时，东线形势已十分危急，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已经逼近长津湖的门户——黄草岭和赴战岭。10月25日拂晓，370团抢在敌军之前，进入黄草岭地区，部队刚刚构筑好防御阵地，就遭到南朝鲜军第3师第26团发动的攻击，经过反复较量，最终击溃南朝鲜军。10月25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人同时开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黄草岭防御战中，战士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中，靠嚼牙膏、挖草根充饥，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刺刀拼杀。其中，370团2营4连坚守796.5阵地，3天3夜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歼敌253人，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称号。

志愿军第42军凭血肉之躯阻敌13昼夜，歼敌2700余人，牢牢锁住长津湖门户，成功阻滞美军“钳形攻势”，为后续长津湖围歼战赢得关键时间，成为朝鲜东线战场的奠基之战。

“父亲渡江入朝那天，母亲就抱着一岁多的我，在鸭绿江边送他出征。”肖瑞华向村民讲述着，父亲肖剑飞在朝鲜战场曾九死一生，一个炮弹就落在他脚边不足3米的地方，父亲当时想，完了，结果没想到是颗哑弹。“父亲说，老天让他活下来，就是要他好好作战。”

肖剑飞将军1950年入朝，1957年回国，1993年病逝，享年78岁。肖瑞华说：“父母一辈子为人低调，从不出示纪念物件，对子女要求极严。父亲常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们能活着就够幸福，他们才是真英雄。’”

想起这段历史，肖瑞华总替父亲遗憾——生前未能重访渡江出发地，再看一眼当年跨过的鸭绿江大桥。如今，她带着父亲的遗愿和对英雄的追思，替父亲回到这个承载热血的村庄，让思念与历史共振回响。

75年，足以让襁褓中的婴儿变为古稀老人，让硝烟散尽的战场长满浓绿的庄稼，但却冲不散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铭记与坚守。

三

肖瑞华对四道江村的每一处都恋恋不舍，从村头到村尾，来来回回走了两三次。

爸爸，您曾经担心收藏了一辈子的那满满一书柜的书，将来不知该何去何从，我要告诉您，您的孙女姐姐会把它们带到内蒙古，放入小家的书柜里。我也选了几本，包括两本您生前的日记，都已经带到德国。这些都是您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倍感珍惜！

爸爸，我真的好想您。我还有那么多话没来得及跟您说，我多么想再看看您微笑的脸庞，我为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道别而遗憾。虽然我知道，我们的爱从未中断过。您的一言一行，您的温柔与坚强，都深深地刻在我心里。您手机的微信里，文字和语音记录我将会永远地保存下来，每当想您了，可以听听您的声音，看看您的文字。

每当这份思念如潮水般涌来，都让我难以呼吸，但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在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里重逢。到那时，我会再次牵着您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走过林间小路，听您讲那些温柔的故事，我会告诉您，我这一生有多想您、有多爱您！

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好，无病无痛，阳光洒在您身上，您背着相机在林间漫步。有时会遇到那朵最嫩的蘑菇，您总说短粗胖的蘑菇是最嫩的；希望那里还有您喜欢的松鼠、野菜和溪水；希望在那里，您能从容完成那些尘世未尽的诗篇；愿天堂温柔待您，愿您无忧无虑，自由如风。

想念

□杜叶青



事的尊敬和爱戴。他不仅文笔好，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小时候，一进腊月家里客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拿着红纸求爸爸写春联。我当时就是他的小助手，研墨、晾干、卷起来打包好，最后等人来取。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再和爸爸一起写对联。

爸爸喜爱小动物、热爱大自然、酷爱摄影、勤于写作，最爱和妈妈一起打理老家的小菜园。他一生笔耕不辍，每年都在报纸上发表很多宣传家乡集安的文章。病床上的最后时光里，还在为家乡撰写新闻稿件。他总是那么热爱生活，最后的日子还在憧憬着术后继续摄影、喂养流浪猫、寻蘑菇、采野菜……

虽然当时爸爸的身体很虚弱，但他眼神里依然有光，他是带着希望进入手术室的。天不遂人愿，手术后，大出血让爸爸再也没能睁开眼睛……我的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

现在想来，冥冥之中好像都是老天安排好的。我要感谢上苍，给了我最后陪伴爸爸的3天时间。大概是老天可怜我，这辈子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太少。

分别不足半月，但是再见，爸爸依然难掩喜悦，苍白瘦削的脸上堆起一朵花来。握着爸爸的手，我笑在脸上，疼在心里。他的手已经很瘦很瘦，那绷紧的每一根血管都清晰可见。

我们聊过去，聊我6岁时生病发烧，奶奶不在家，妈妈忙于农活，爸爸只好背我去学校。当时，他要给学生上课，便很不舍地把睡着的我放在办公桌上，嘱托女同事帮忙照看。等爸爸下课回来，看到我醒了，乖乖地自己玩，他说当时心疼得不得了。

爸爸一生都非常爱孩子。我们那个年代哪有孩子没挨过打，我应该算是幸运的一个。唯一一次因为顶嘴，他气不过，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事后，他既心疼又后悔地对妈妈和奶奶说，下手重了……这事被奶奶念叨了好多年，每次总是略带嗔怪地说他过于宠我。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坐在爸爸的肩膀上，一起去露天电影。他身材高大，我们总是站在最后一排。因此，爸爸开玩笑说，站得高看得远。多少个夏天的傍晚，他牵着我的小手走在街上，邻里都说我们父女像极了，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像，他听了美滋滋的，很是骄傲。

爸爸一生助人为乐，赢得了亲戚、邻里及同

寻
寻韵吉林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